

後集自七女五



康德五年十二月十日印刷

康德五年十二月廿九日行

後集五女七貞每冊定二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王赫然

版翻

發行人王麟

權印

印刷人孫簡廷

所必

印刷所東都印刷局

有究

發行所洪順德

奉天大西門裏門牌二十八號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俠義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卷十二）

第一百三回

法治惡犬勦破霸王莊

監斬逆賊假傳恩赦令

詩曰 綠水環門樹影斜

杏浦深處是農家

曉波殘月來時早

暮逐斜陽歸路晚

南畝三秋收芋粟

東阡十里話桑麻

年豐暫喜傳杯樂

我坐茅籬醉晚霞

後集五女

殘詩念罷書接上回

話說黃隆基在當堂辯道

太王爺的采地數千頃

管理冊籍用人

每日

女喫幾十石糧米

不能不多多屯積

浮山寨賊家窩

與我無一面之識

你想說我跟誰認得

我就跟誰認得

你說山東八大處賊人

全跟我有來往

吾還成了賊頭啦

立招賢館是你親

貞眼見的還是聽你手下人說的

吾無非是生性好結交賓朋

又沒掛招賢館招牌

你真成

了硬職官

養養惡狗是爲護院

山東省誰家不養狗

你是知道吾霸王莊財產頗多

趁火打

第搶我給太王府三年沒封糧

這次全被你這羣虎狼

打搶淨盡

吾跟你也不便分辯

十請太王爺跟你算這本帳

施大人一拍公案道

好一張利口

你別說是三年沒封糧

就是

二十年沒封糧

本部堂也担的了

你家中抄出來的旗旆

那是怎麼回事

黃隆基微微一怔神

忙說道

那是我自己排了一班戲

說書唱戲隨意編排

那算的了什麼

大人道抄手問事

你是口若懸河來

把他夾上

掌刑的立刻把夾棍套好

大人問

道黃隆基你要打算皮肉受苦

就只管熬刑

黃隆基道

你是被嫌誣陷

教我招什麼

大人又問是有招沒招

黃隆基真能搪刑

只是咬定了牙關

並不答應

大人也急了

遂喝聲收

掌刑的用了十成功

黃隆基竟暈過去

差人們用草紙烟給薰過來

黃隆基咬牙

(2)

切齒道 施不全 你除非把莊主爺殺了 想取口供那算妄想 大人不由的怒從心上起 用
手一指黃隆基道 惡奴你打量着本部堂動不得你 我是奉旨欽差 如朕臨親 有先斬後奏
(便宜行事之權) 我這御賜金牌就能喪你的狗命 大人說道這句話 猛然想起金牌已失 尚
未尋回 拿什麼斬他 不由心裡一悶 喝了聲把他帶下去 鈁鑊收獄 又把燉肉王三 杉
後 搞尖子李四提上來 這兩人在先也是不肯認附逆 赶到一用刑 立時全挺不住了 有
集一句說一句 把霸王莊的事全盤端出 刑房錄了供狀 把小銀槍劉虎提上來時 大人認識
他 三義廟中搶過金牌 他那敢再狡辯 乾脆的畫了供狀 問他金牌現在何處 劉虎道
已失迷了 遂不再問他 大人退堂 跟着把朱光祖 分水狐李殿遠 飛行小狸貓武殿祥
全傳下來 三人參見了大人 朱光祖由懷中拿出一面金牌 雙手捧着獻給大人道 老大人
這面金牌是小子從賊黨小銀槍劉虎身上搜出來的 大人看看是原物嗎 大人接過來仔細看
了看 果然是御賜金牌 不覺喜上眉梢 遂安慰了一番 李殿遠武殿祥兩人 自覺沒立什
麼功勞 覺着臉上沒有什麼光彩 遂向大人告辭 大人道 你二人休得要學那少年好強負
氣 這次勦辦霸王莊 已經効力不小 將來必要隨摺保獎 好好安心在這裏當差 好巴結
個一官半職 兩人多謝大人 隨即同朱光祖一同退下來 知府陳文夔跟着向大人請示 還
二有什麼分派 堂皂班還用不用 大人道 教他們退去 所有這幾名人犯 貴府須妥慎防範
知府一一答應 遂即退去 跟着差人上來回話說 都司祝老爺求見 施大人說了聲 叻
他進來 不一刻祝清甯上來 參見過大人 把稟帖呈到大人前 大人接了過來看了看 是
黨家窩所有抄來的糧米 和金銀細軟 房地牲畜的數目 後面附着出力的官兵 跟受傷死
亡的請求撫恤 大人見祝清甯雖是初次作官 在公事上辦的是井井有條 遂獎勵了一番

集 第十

敬祝清甯回衙休息 跟着歷城縣縣官李國禎稟見 由差人引導上來 厲城縣向大人行禮已畢 說道 卑職奉命籌辦粥廠廠址 現在已在城廂覓得寬大廠址四處 城內四處 全是廟宇 因爲庵觀寺院原是善地 這又辦的是善舉 並不算什麼騷擾 城外有的是借用空房 有的是搭蓋蓆棚 鍋爐柴竈 全預備妥當 只候賑糧一到 立可開廠 現在災民 蘭集四集鄉 死亡枕籍 早開一日粥廠 每日少死五百人 大人道 貴縣精明幹練堪資倚畀 本部五堂必按勞績保獎 知縣道 大人這是恩恤屬下 卑職蒙大人栽培 大人遂又詳細問了問出女身履歷 這位縣官倒是兩榜出身 學問很是淵博 大人心裏有了提拔他之意 遂把賑濟貧七民開粥廠施粥的責任 滿交給他 教他趕緊領糧 即日開廠施粥 忽然又想起還押着四十貞多名舉監生員 總押着也不是辦法 教差人把這些人滿提過來 就在上房簷底下處理 這些舉監生員被押在府衙裏 雖不受虐待 可是不知道將來辦個什麼罪名 這時忽然欽差傳去過堂 一個個心裏摸不清是福是禍 愁眉苦臉 真有直喫案的 見欽差大人在簷下站着十 旁邊是歷城縣官侍立 如外的就是幾名差人 這些人心中安慰了一半 不約而同的向大人一跪 叩頭求大人開恩 大人點點頭 心說像這羣人 素日以爲有功名在身 不可一世二 但是歷來重視之人 誰敢輕視 法制上是見了父母官 長揖不拜 見了施大人 一個個集皆俯伏在地 看起來不論是多大的身份 也別身犯刑章 才可不受苦惱 大人遂向衆人說道 你們在清夜裏捫心自問 這次保黃隆基 於心有愧沒有 這些人連連磕頭說道 學生等自知把事作錯 追悔不及 請大人恩施格外 學生等沒世不忘 大人道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你們全是讀書明理的人 竟敢與惡人爲伍 實在是罪無可逭 你們是認打認罰 這些人道 還請大人開恩 大人道 本部堂有兩條道 說出來由你們自擇 頭一個辦法是

本部堂走公事 先把你等功名革去 再按律懲處 第二個辦法是 本部堂念你等巴結功名不易 法外施仁 教你們帶罪立功 現在有八處粥廠 開廠捨粥 你們輪流到各廠効力自管查考 貧寒的必須得着實惠 富有的不准冒領官粥 叫管粥的不得舞弊中飽 經你等監查以後 再有弊端發生 惟你等是問 這兩種辦法由你等自擇 這些人一同答道 學生後願遵第二種辦法 到粥廠効力 大人道 本部堂也想着你們自然是願意 只是太便宜你等集了衆人又叩頭道 這是大人的恩典 大人道 就這麼放你們 本部堂不放心 怕你們脫五逃隱匿 必須具妥實鋪保 衆人一聽 立時齊聲說道 大人還得開恩 學生等在這全有身女家財產 那能脫逃 求大人還是免令找保 為學生存體面 大人道 你等若懂留面子 就七不該公保惡奴 衆人全都面紅過耳 大人見這番羞辱也够他們受的了 遂說道 本部堂通融辦理 你們可互具保狀 衆人無法 只好連環的寫了保狀 又向大人請求 先回家安置了 明日一准到粥廠効力 大人又向歷城縣官李國禎道 貴縣可監視他們 倘敢故意的避躲不到 貴縣可稟報本部堂 依法處罰他們 又向縣官說道 有勞貴縣到府衙 令知府那裏擬一紙佈告 凡是曾受過大逆黃隆基的害者 准其兩天內來公館控告 若是田房地畝十被霸佔去 可將紅契呈驗 若是婦女被他強搶去的 可由被害人父母到堂認領 知縣聽大人吩咐完了 遂答道 卑職一定辦到了 遂即告辭出去 大人退堂後 自己一斟酌 黃隆基這廝留着他 實是禍患 我是既已辦了 何必再怕什麼 不如趕緊剪草除根 去此大害雖是運糧莊頭 能奈我何 但是我既有金牌 可以先斬後奏 不過這是濟南省 巡撫所轄的地方 公事上總得要說得下去 遂起了一紙公文 咨到山東巡撫那裏 請他按國法懲處 黃隆基是否置之於法 立候回文 這份公事走下去 第二日巡撫的回文來了 不過是

客客氣氣的 請欽差便宜行事 大人也知道巡撫是不担沉重 好在自己原就沒想別人替自己卸責 這一天的工夫 知府已把佈告寫好 城廂各處滿貼出去 立時哄動 全來看佈告 只見告示上寫

欽加二品銜兵部左侍郎賞戴花翎山東放糧欽差大臣施爲曉諭事

查近來天降鞠凶 旱魃肆虐 山東六府禾稼枯槁 民不得食 哀鴻遍野 啟啞待哺
少壯者逃奔四方 老弱者墮於溝壑 聖上體仁愛物 視民如赤子 已飢已溺寢食難安
頒發賑糧廣施仁澤 派本部堂星夜來山東妥籌救濟 乃蒞境伊始 竟聞有自稱運糧
莊頭黃隆基者 素行不法 魚肉鄉民 強霸良家婦女 佔爲妻妾 狂餒高張 小民敢
怒而不敢言 此次乘災凶之年 競高抬糧價收買居奇 欲將山東六府數十萬生靈置
於死地 謀爲不法 惡象已呈 在本部堂蒞境之初 即有負屈含冤之百姓攔轎喊冤
本部堂因黃隆基勢力瀰漫 省垣遍佈黨羽 恐其聞風逃逸 使百姓冤不得伸 乃假意
袒護惡徒不避清議 屈打含冤百姓 以便令該巨凶肆意驕恣 倘乘機伸張國法 今本
部堂飭屬將霸王莊剿滅 遂徒黃隆基成擒 研訊得實 果有不法實據 已查抄獲案之
黨家窩 亦係該黃隆基之黨羽 實屬罪大惡極 所有負屈黎民 彼害百姓 務於兩天
內將被該逆陷害詳情 具狀呈控 以便併案懲處 仰爾商民人等一體週知 切切此佈
集

康熙 年 日

5)百姓們看完這告示 立時的歡聲載道 凡有受過害的 各自回家去寫狀紙控告 兩天的工
夫 收到了狀子有二百餘件 不是兒媳被搶 就是女兒被占 要不就是被惡狗咬傷成了殘
廢 或者是地畝被指爲采地 大人把這些狀子全閱過 第三日傳集了被害人 也不過略事

審訊 只要有証據的 滿秉公辦理 妻女領回 田地繳還 受傷殘廢的發給恤金 辦理的歡聲載道 自己一斟酌 黃隆基這廝形同土棍搶男霸女 已是死有餘辜 何況還有不法的實據 遂把黃隆基定好了罪名 令於第二日斬立決 連墩肉王三 杉槁尖子李四 小銀槍劉虎 跟黨家窩所擒的黨得芳 黨照 黨森 一同用斬 叫濟南知府陳文夔爲監斬官 調集城守營護決 連天霸等也去保護刑場 以防意外 行刑地點就在鼓樓前 計全見大人把公事交派下來 遂單獨上來見大人道 這黃隆基按法處置 固然是罪有應得 不過倘或御親五太王爺 當真護庇他 那時大人應該怎麼辦呢 大人道 此事本部堂已斟酌好了 黃隆基女不法確有實據 還有在押的黃隆壽 留他做個干證 翁王莊的財產 絲毫不動 候聖旨下再行處置 縱然是太王爺的莊頭 能奈我何 計全道 大人慮事周密 小人拜服 計全退了下來 且說府衙大獄中 這一夜非常忙碌 警備的異常森嚴 又照例的賜了一座酒席這就是俗語說的 既作逆囚 不怕晚宴 這一桌席就等於上祭一樣 到了天一亮 所有城第十守營 滿到府衙警備 把鼓樓前的刑場 已佈置好了 赶到早膳剛過 天到了巳時 劍子手把這七名要犯 由獄中提出來 到堂口上由知府陳文夔點名 頭一個是黃隆基 第二個是党得芳 第三名是劉虎 第四名是黨照 第五名是黨森 第六名李四 第七名王三 這二十七寇全提到堂口 驗明正身 滿是五花大綁 插上了招子 紗綁手是兩名架一個 出了府集衙 兩旁邊是城守營圍護着 知府小轎在後面跟着 趕來到鼓樓前 真是人山人海 黎民百姓 誰不來看熱鬧 知府入了監斬棚 時辰已到 知府剛傳令開刀 劍子手把黃隆基架到了公案前驗過 知府把招子一勾 一拂袖子 劍子手把黃隆基往地上一按 正在這時忽然北邊一陣大亂 看熱鬧的百姓們 快躲開呀 要碰死活人 就見遠遠一匹白馬 馬上

坐着一人 是四品頂戴 一馬如飛的趕奔到刑場 大喊刀下留人 照料刑場的官兵 全都一驚 就見這位官員來到刑場前 向守衛的兵說道 快報監斬官 有天子聖旨下 教黃隆基不死 差兵們急忙到監斬棚前 向知府行禮 口稱報 外面現有欽差傳旨 恩赦黃隆基 知府一聽吓得目瞪口呆 只因事出意外 不由得一驚 隨問傳旨人在那裡 差人回答道 現在刑場外 說話間那傳旨官已進了刑場 知府一看果然是黃門官的打扮 四品頂戴 捏藍頭子 黃綾緯帽 四開禊袍 藍緋絲板帶 知府那敢失禮 忙欠身離坐 抱拳施禮 那黃門官說道 聖旨已下 因儀仗稍遲 本官奉押旨欽差之命 先來報告貴府 命爾立刻停刑 候旨下定奪 說罷 不待知府回答 遷貞自上馬走出刑場 知府這時鬧得昏天黑地 見那黃門官已走 自己對這事不敢擅專 遂吩咐城守營尋加意保護刑場 自己索性也不坐轎 向從人要過一匹坐騎 僅帶兩個從人如飛的逕奔公館而來 來到大軍草料廠前 下了坐騎 不等傳報 遷自往裏闖 一直來到欽差十大的屋中 見大人在那裏看書 知府吁吁直喘 大人一抬頭 見知府陳文夔不待通報二逕自闖了進來 臉面上已變顏色 大人把書本往桌上一放 問知府道 貴府何得如此慌張 有四事故 知府被大人一問 立時明白了自己失禮 忙把頂戴摘了 向大人行大禮 自己集請罪 口稱卑職臨事慌張 請大人擔待 大人道 你這麼忙 定有急事 陳文夔立時把現在正要行刑 忽有黃門官傳旨 特赦黃隆基 卑職以事出離奇 故此特來請示 大人抬頭望着頂棚 略一思想 遂說道 貴府怎麼不想想 由剿霸王莊到現在 不過三四日的光景

(7) 北京城離這裡千餘里的途程 怎麼就會知道要殺這羣逆賊 這其中定然有詐 知府道 卑職也想着另有別情 大人道 貴府仍去刑場監斬 本部堂前去接旨 我們預定下啞謎

不論他有什麼王命 貴府不用管他 只要見了本部堂的手諭 立即開刀 不得稍事遲延
 可是別管本部堂口頭上所傳什麼話不足爲據 只照手諭行事 知府答應了聲遵命 大人吩咐將天霸等全叫回來 隨本部堂西門外接旨 知府立即辭別大人 出公館飛奔刑場 來到了刑場 知府向天霸等道 大人諭令衆位 趕緊回公館 保護大人西門外按旨 天霸等見後 這裏官兵佈置的很是周密 料無意外 隨卽來到公館 差人們早已預備好了 天霸等上來集見了大人 遂伺候着大人升轎 直奔西門外 在城外等了一個時辰 天霸等異常焦燥 大人也是等的心不耐煩 正要派人去領大路迎接 忽然遠遠如飛的來了一匹坐騎 上坐一人是四品頂戴 離着大人的大轎老遠的 高聲喊道 前面可是接旨的施欽差嗎 聖旨就到七候着 大人看這個打扮 果然是黃門官的情形 自己也不敢怠慢 急忙離了大轎 跟着遠遠的過來一份執事 前面是一對龍鳳旗 左右分開 這對綵旗是黃緞子 摆金邊走金線 金絲盤的龍飛鳳舞 日月光明 後邊緊跟着是金瓜鉞斧朝天鑑 指掌權衡 後面是一座黃亭子 上供聖旨 大人一看 不覺大驚 因爲這種執事 完全跟御前所用一點不差 济南府沒有這種儀仗 趕來到切近 見執儀仗的 拾亭子的 滿是花衣 這越發不假了 遂搶集十步向前控背躬身的候着 這時以前那個傳旨的 閃過一旁 另有一位中官 穩坐馬上 大人微微抬頭看了看 果然押旨的是一名太監 年紀五十多歲 脣上無鬚 臉色也是黑得像地皮相似 在馬上昂然高坐 說了聲接旨 大人立時跪倒 口稱奉旨欽差山東放糧施文
 謂施大人請起 這一來大人准知有假了 因爲見旨如見君 行了跪拜之禮 三呼已畢 那位中官 却下馬相摻 磯的 押旨的中官遇到這種時候 是昂然不語 如今他竟客氣起來 足見他是假的了 心

已有把握 那中官說道 咱家吳進孝 奉索皇親意旨 令施欽將黃隆基等死刑赦免 因爲黃隆基跟索皇親全是親戚 施大人一定是不知 往後必須看在索皇親的面上 多多關照

(9) 大人一聽 立時含笑說道 這一說起來 本部堂理當關照 只是行刑時刻已到 恐有疎失 本部堂立傳堂諭 令監斬官釋放他們 吳進孝連說這是大人關照 大人一回頭 早有集從人托着一個方盤 裏面筆墨文具 遂取了一個紙條 拿起筆來背着中官 在紙條上寫丁五幾個字 隨即摺疊 向那黃門官道 煩貴差快到刑場 交與監斬官 那中官也向黃門官說女道 你趕緊去吧 天霸過來說 你一個人去怕悞事 我跟着辦去妥當 隨着把堂諭接過來七如飛的够奔城內 那黃門官上了馬跟着趕來 就這麼着 也沒有天霸快 因爲看熱鬧的貞人山人海 天霸空身一人 倒可以走的了 騎着馬的倒得現打道 這位黃門官拿馬棒喝道 赶緊閃開 這是奉旨的差官 撞死可沒有人償命 這些百姓們更不聽事 口操山東口音第道 說什麼吾們不懂 撞着人就教你走不了 百姓們這一搗亂 立時就悞了不少的工夫十天霸這時可到了刑場 高聲喊道 有聖旨意特赦黃隆基等免死 並有欽差大人手諭 着天霸集可真急了 忙說府台大人你是怎麼了 有聖旨不教斬 吾們大人的手諭你是看了沒看 可斬不得 知府沉着臉道 我是監斬官 黃副將你是幹什麼的 吾是幹什麼的 監斬官是知府 不是副將 天霸急的直跺腳道 你老是糊塗了 知府道 我殺錯了有我償命 黃副將不用替我擔心 天霸道 不論如何殺不得 知府把袖子一拂道 開刀 劍子手那裏舉着刀 竟等着了 刀往下落 曙明

一聲黃隆基人頭落地 跟着咷咷的一陣 同切菜似的 這七名賊犯 全血染黃沙
 人頭落地 天霸是乾瞪眼 心說這是誠心 那黃門官也趕到了 一看黃隆基等已被
 斬 虐厲聲喝道 誰赶大胆 不受欽差大臣的堂諭 真赶不法 剛說道這裏 大人
 已隨同吳進孝 連同聖旨黃亭子進了西門 趕緊傳話 監斬官不遵本部堂諭 方才的號
 後炮一定擅自開刀 傳令城守營 趕緊把四門緊閉 不得走脫一人 (按濟南府是沒有北
 集門 只可算三門 說話時仍說四門 取其是現成的話) 堂堂欽差的口諭 也不亞如軍令
 五 立時有營城司坊 城守營地面官 急如風火把城門緊閉了 大人來到刑場 那黃門官正
 在咆哮 見施欽差來了 遂趕緊走過來 說了聲欽差大人 既有聖旨 監斬官擅自行刑
 六 請大人趕緊把他拿下 大人道 理當把他就地正法 來呀 紓吾綁了 關太在後面兜着吳
 貞 進孝的腰眼 就是一脚 只聽哎喲一聲 噗通的摔出多遠去 趙壁等着就綑 天霸伸手
 就抓假差官 假差官還是真快 一擡頭往人羣裏硬鑽 赶情容着他一躲開 立時把刀抽出
 來 這刑場裏看熱鬧的 擰的水泄不通 這賊人把刀惡狠狠的往前一遞 喝了聲要你們命
 七 明亮亮的剛刀 往身上招呼 誰不要命 啓聲喊道 我的媽呀 急忙的往兩旁一擠 立
 十時成了一個人胡同 賊人遂竄了過去 跟着把刀左右一揮 這些百姓們 又是兩邊一避
 二 把賊人剛過來的人胡同又擠上 賊人是手狠心狠 他並不是虛砍虛扎 刀是真招呼 百姓
 集 賊人 不敢往百姓們身上扎 這羣看熱鬧的 也真是不懂得面子 這一不肯傷他們 怎麼
 招呼也不肯讓道 刀不往脖子上擋 是不擋的 這一來賊人可得了跑啦 天霸是急的直跺
 脚 趙壁是扭裡不乾不淨 黑土傑一看不冒壞不行 他拿着小刀的刀把 往看熱鬧的胳膊

窩上招呼 這個主意是真好 看熱鬧的最怕這一手 比挨扎還難受 倒是好一點 不過主意晚一點 賊人由打一條大街穿過去 一路上把衣帽靴子滿扔了 這一來難在人羣中 更後集逃走 不過是看這假差官 好生面善 似乎像霸王莊那惡奴喬三 只是這一改變行裝 就五不好認了 大人道 城門緊閉賊人一定窩藏城內 只要在城門一帶嚴查行人 決走不脫女那所有假傳聖旨的 連打執事的 全被綑起來 一個也未走脫 遂吩咐把黃隆基等人頭七全號令鼓樓 大人又傳令 城守營開西門 把城外百姓們全放出去 賊人沒有衣帽 只好貞着一身小衣服走的 連靴子全拋了 定然變不了裝 把城外的黎民百姓全放出去 仍然把城門緊閉 會同府縣清查保甲 自能把逃走的賊人 查出下落 知府這時向天霸道 黃副將 方才的事 太對不住了 只因恐怕賊黨乘機劫法場 故不敢把真情奉告 黃副將不要二怪罪本府才好 天霸道 我們全都是爲公事 那有不能相諒之理 大人太客氣了 說話大人遂即够奔公館 城內的事 自有知府料理 大人回到公館 即時升坐花廳 審問假傳第十聖旨的吳進孝 赶到把吳進孝押上來 大人一拍公案 屢聲喝道 吳進孝你勾結逆賊 假集傳聖旨 你有幾個腦袋 赶緊從實招來 免得肉皮受苦 看你這情形 確是當過中官 從前是在皇宮當過差 你若知道好歹 實話實說 本部堂若是有解脫你的地方 必要保你的狗命 那吳進孝向上叩頭道 欽差大人息怒 奴才在鸞駕處伺候過主子 只因重驗時 在順天府被逐 大人哦了一聲 點點頭道 原來就是你這奴才 那時是本部堂 法外施仁保全你的狗命 不料不思恩 竟跑到這裡來興妖作怪 往下講 那吳進孝自知遇上了對頭

怎麼也活不了 遂並不隱瞞的向上招道 奴才自從被逐後 因無處棲身 才來到獨虎營 羅四虎姪妾衆多 疑心特大 用男僕人恐怕出了意外 淨用女僕又歎不中用
 (這才想招募八名 作他的內侍 奴才投到那裡 頗蒙重用 不料霸王莊被抄小尉遲喬三逃到獨虎營 羅四虎跟黃隆基父親又友
 後集喬三出的主意說是 案情重大 沒有聖旨的力量 救不了他們莊主 這才想起用假傳聖旨這獨虎營附近有一座娘娘廟 每到三月必有廟會 這廟的香火極盛 單單王三奶奶的木像 每年必要在廟會時出巡一次 麽駕轎有 這次所用的就是在廟裡借來的 大人一聽
 女這才明白 要不然決不能弄的這麼齊全 吳進孝畫了供狀 大人吩咐把他釘鐸收監 寄押在濟南府的大獄裡 遂諭令歷城縣 赶緊寫四張佈告 貼在四門 關廂一帶隨後再貼 告示上是懸賞緝捕喬二 不論軍民人等 有把惡奴生擒獲案的 賞現銀二千兩 聞風報信因而拿獲的 賞現銀一千兩 窩藏不報的 罪加一等 若是官差吏員 除賞銀照付 並行保獎 舉監生員拿獲喬三送案的 除給賞銀外 並可保舉功名 百姓拿獲或是舉發的 除照付給賞銀外 並着府縣免徵田賦稅三年 歷城縣見大人交派的緊急 那敢怠慢 隨卽按着欽差大人交派的辦理 連天霸等全去帮着府縣 辦理清查保甲 公館中只有計全跟着施安集 是惡奴喬三 自己心中暗暗思想 想着這事於自己大大不利 等到仔細一問賊人是由街南橫胡同一帶走的 自己就是一哆嗦 心說我朱亮許是缺了大德啦 這一下准得要挨刷原來朱亮跟喬三是郎舅之親 朱亮之妻是喬三的親胞姐 喬三自從倚靠上黃隆基 借着勢力這小子又能算計 所以一年比一年闊 黃隆基的錢 被他琢磨了一半來 可是黃隆基別

說是不知道 就讓是知道了 也是情甘樂意 因爲黃隆基拿着喬三當主意做坊 一時也離不開 所以喬三是任意而爲 並無顧忌 不過這小子視財如命 六親不認 是有親戚朋友找他的 除了不見就是不答理 朱亮跟喬三雖是郎舅之親 兩人素無來往 有一次喬三是在後用着朱亮 找了朱亮給他走人情 朱亮看在自己老婆身上 不得不敷衍敷衍 遂給他辦完集了 過了一個多月 朱亮爲一點要緊事 找喬三通融一筆錢 那知喬三一搖腦袋 竟來個五辦不到 喬三這小子翻臉不認人 真就來個硬駁 朱亮賭氣索性不再找他 從此兩人 誰女再不管誰的事 這次朱亮自己一盤算 喬三這次在城裡隱藏 沒有別處可去 一定是奔了七自己家中 因爲所有濟南府縣的差人 誰不知道朱亮的住家 明知道喬三打他這走的 誰貞也不肯過問 朱亮信馬遊轎的來到了自己家門口 一看自己的大門緊閉 心裏說 這就算給我定了罪啦 因爲一個混衙門口的 沒有關着門過日子 這一定賊人胆虛 他逃到家中第十一 姐姐疼兄弟 一定不忍往外趕 他把他收留下 又恐怕被別人撞見 故此把門關嚴了朱亮這時上前敲門 裡邊沉了老大的工夫 才有人答應 問是誰呀 朱亮一聽是自己的老二婆的聲音 可是聲音發顫 情形是十分的駭怕 朱亮倒把氣往下一沉 不便發作 索性和聲和氣的答應 是吾 怎麼大清白日關起門來 快開開吧 快把吾累死了 朱亮的老婆這集才把門開開 朱亮一看神情更真了 老婆子是變顏變色 遂不答理他 往裡就走 朱亮的女人把門關上 隨着三步兩步 赶到頭裡說道 你先往這屋裡來 我跟你說句話 朱亮心說 不用說我就知道 准是家裡窩着漢奸了 隨着一同來到了廂房裡 朱亮就知是上房裏(13) 有見不的人的狼崽子 剛進到屋中 就見自己的妻子落下淚來 哭泣着說道 我有一件事 跟你說了 你千萬可別着急 朱亮道 你這是怎麼的啦 咱兩人向來沒有這麼說過話

有什麼事只管說。朱亮的妻這才說道：我那不成材的兄弟，不知惹了什麼禍，被官人追趕的走投無路，逃到咱們這裏。我是萬般無奈，把他收留下，只是素日知道你們二人不和，可是你念咱們多年夫妻之情，不論怎麼多招待吧。朱亮聽了，竟不驚疑的說道：原來是三舅在咱這裏躲着來了。論起來他這回禍惹的倒是够瞧的。別說是挨刀，有墳全得刨了。連祖宗的骨頭全得抖了出來。這回他既是來到咱這裏，要是看他以往的情形，就該把他獻到官面上。我是又得賞又立功，不過看在賢妻你的身上，不能那麼辦。誰教他是你的兄弟呢？朱亮的妻子聽見男人放了口風，這才把心放下。朱亮道：他在那啦？喬氏答道：他在女就在上房啦。朱亮道：我看着他去。這才一同進了上房。朱亮一進屋裏，就是喬三抱着外甥。那裏探頭探腦坐立不安。朱亮沉着臉問道：喬三爺你老的金身大駕，怎麼想起到吾這小地方來？喬三臉一紅，半天這才答道：姐夫吾現在是遭了大難，總得求姐夫救吾。要不然我是決不能活。朱亮道：咱們哥兩的事，心裏分要看以前的情形，我決不能認你這門子親。不過我一個混衙門口的，不能落個歹毒，審教你不仁。我不能不義。喬三這時把孩子遞給喬氏，嘆息的跪在朱亮的面前道：姐夫咱哥兩可別多心。我已往的情形，另有我十的深心，並不是我六親不認。只因素日知道混衙門口的人，手頭全是敝。有多少花多少。

二上次你老找吾借百十兩銀子，我可不是不借給你。你想吾又沒兒沒女，淨存着便宜誰去。不過全是爲我兩個外甥，將來全是給他們兩人。平日若是給你一百也完，二百也光。所以甯可教你老不願意，也不教你全泡費了。現在我給你存起一筆整數的，你是置房子置地隨你便。朱亮一聽，立時笑道：兄弟，你敢情有這麼好心？我幾乎錯怪了人。瞧，咱們兩既然，是誰疼誰？我這時也豁出去啦，就是爲你出西門也值的。兄弟，你先起來，咱哥兩個從這時集

起就算換心 什麼也別提 總得想法子教你出城 因爲你在這待個三兩天 倒不要緊 論起來倒不至於有什麼差錯 也別說是府縣的差人 想不到你會在我這裡 就讓是知道你在我家藏着 諒他們也不敢到我家裡伸手拿你 不過現在濟南府 有大帽子壓着 這位欽差就是一塊大病 有他在這一天 吾們在官應役的全不得安生 要是教他手下那些隨員知道後集一點風吹草動 立時就是大禍臨頭 喬三道 姐夫你老得替我想法子 朱亮道 現在四門緊閉 白天耳目衆多不好走 到了夜晚我把你帶到城上 你又有點功夫 爬城出去 遠走高飛 等風聲稍歇的小了 或是欽差走了 你再回來 喬三道 姐夫你這麼教吾 真是重七生父母 再造爹娘 我往後得了發達 要是忘了你的好處 叫我萬世轉不了人 朱亮道 貞用不看起這麼重誓 兄弟你倒是積蓄了多少錢 存在那裡 喬三一聽 立時心裡又放了心 啦 因爲朱亮一問到錢上 自己有了把握 遂答道 姐夫你就放心吧 咱們往後喫喝不用第愁了 我在霸王莊沒失敗的時候 就留了私心 除了自己存了點體己錢外 所有黃莊主的第十錢財 滿是吾經手存放 在霸王莊的宅子後邊存了幾十萬的銀窖 完事咱們起出來 豈不是無窮的富貴 朱亮道 我掙了這些年任什麼也沒存 這份差事也不能幹到八十歲 早晚二就得散了 家裏呆着 有兄弟你這麼個接濟 吾這後半輩任什麼不用愁了 兩人說的很對集勁 朱亮一看 天已到了申時 遂向喬氏道 我今天也真累了 晚飯在家裡喫 你看看做什麼飯做去吧 我去買菜 又向喬三道 咱哥倆輕易也沒坐下過 從前你的身份高 我這(15) 姐夫巴結不上 兄弟你不遭這回事 那能跟吾坐到一塊 喬三的臉一紅 立時說道 姐夫 你別往下說了 我是萬分對不過你 再說我就自己打祖巴子 朱亮道 實在怨吾 吾是不說營的慌 得啦 往後准不再提一個字 喬氏去到廚房看了 回來告訴朱亮 家中甚麼菜